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四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論

史論上并引

老泉先生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居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鍊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之史曰擣杙擣杙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効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

三蘇論四六

一

四庫全書

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焉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善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專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列傳其間善惡得失固不可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解

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
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効其
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
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
萬器後之人其務晞遷固實錄可也慎無効王通陸長源輩囁嚅然
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雖以事辭勝然亦無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
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采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
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拔闕與之
失不載焉其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其之留侯
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其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
議和親之疏不載焉其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

三蘇論四十一

蘇軾卷九

一

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賈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
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
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
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
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
吾復何望哉是塞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
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
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
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
國也春秋書哀六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赴

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取吳於攜季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或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所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矣

史論下

或問予之論史鈞扶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言推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謏偽賤死義六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開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殺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繪之不若遷之書無以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是與父無異稱也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邪抑其身邪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其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固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官者烈女獨行多失其人固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曄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直諒曄之官者蔡琰以忍耻妻胡粲之列女李善王忱深仁厚義曄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目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曄譏固失而曄益其失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并引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爾伍舉進隱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如何爾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者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以

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中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惜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嬪於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曰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糜虎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運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士偁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其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也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也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退悞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

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者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而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壯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使之爾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說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爾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患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論

太玄論上

老泉先生

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言而為書吾於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乎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楊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

三蘇論

一

六百四十一

正卷

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唯其所得於心之不足樂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道也故六十四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所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所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用其意固有所在也唯其求之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攻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一

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蹻又曰羸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者也曰蹻也曰羸也曰是何為羸或曰以象四分之二四分之二在羸而不在蹻蹻者計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焉求之則吾懼乎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一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之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而知其用有鼎加柄焉是無問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也固已明矣况乎加蹻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八十一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故震離坎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知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五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

為太玄者也而雄以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為中之一而計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首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不在乎奇偶而在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足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者五十有五

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使其七八六者可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掛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大略而言之故曰五十此猶六日七分而曰七日來復非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所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扚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

草毀瓦而皆有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冥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祝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三經一緯皆奇偶雜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刑反當書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畸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論

洪範論上 并引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者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筭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繫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之原出于天而畀之禹禹畀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

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眷眷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兩賜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眷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兩賜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

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意也

洪範論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欽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欽向之知孰愈必曰箕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從欽向拂箕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欽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巳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摭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豐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

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鈎牽扳援交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革正吾得無言哉

二葉論四十八

三

五百七字用

田獵不宿飲食不
享出入不節奪民
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 貌之不恭
曲直 是謂不肅

厥咎狂
常雨 厥罰
曰順之其 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
臣殺太子以
妾為妻

火不 言之不從
炎上 是謂不義

厥咎僭
常暘 厥罰
曰順之其 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
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

稼穡 視之不明
不成 是謂不哲

厥咎稼
常燠 厥罰
曰順之其 福壽

簡宗廟不
禱祠廢宗
祀逆工時

水不
潤下
思之不睿
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
常風

厥極凶短
折說曰順之
其福者終命

好戰攻輕
百姓飾城
郭侵邊境

金不
從革
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
常寒

厥極貧說
曰順之其
福富

皇之
不極

厥咎眊

厥罰
常陰

厥極弱

三蘇論四十八

四

二百廿四用

皇極
之建

貌恭肅
言從乂
視明哲
聽聰謀
思睿聖

木曲直
金從革
火炎上
水潤下
土稼穡

時雨
時暘
時燠
時寒
時風

五福

皇極
不建

貌不恭狂
言不從僭
視不明豫
聽不聰急
思不睿蒙

木不曲直
金不從革
火不炎上
水不潤下
土不稼穡

常兩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六極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
一人辯正以中之經曰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界蓋五行綱九疇網壞而自廢也然則
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
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對何
也從五常斯與相對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
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
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
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
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曰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
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
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
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
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
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
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
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
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
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
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
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
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
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舍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
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杪忽寒暑乖逆五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
氏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引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耗與
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

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盛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偕得而五福偕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偕失而六極偕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加之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其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可貶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邪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偕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別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與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不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洪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